失去的和得到的

曹 雷

2020年开初，我因一次旅游被疫情困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滞留长达73天；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回到自己家中，又被告知：防疫常态化，原计划中的一些演出活动已经取消。医生还告诫我：年逾八旬，又有基础疾病，血糖偏高呀，装过心脏支架呀，群聚性的活动均不宜参加。这样一来，我除了在居住小区里每天散散步，基本处于自我隔离的状态。

这倒是给了我一段难得的安定下来的时间，让我能做一些本来该做，却一直拖着没完成的事情。上海市文史馆关怀备至，专门派人帮助我做“口述历史”。我真该静下心来，回忆一下自己八十春秋的人生，将经历过的时代风雨认真梳理梳理，让余生过得更踏实。想一想在演员这个职业岗位上，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也已经好久没坐下来看书，看各种文学作品了。买来的新书往往堆在书橱里，总想等有空闲时间看看，却好像总也等不到!现在好了，这场疫情把我关在家中，逼得我坐在书橱前，是该好好地为自己充充电啦!

我本是个“声音工作者”。想起年初困在美国时，我曾应国内所邀，在手机上录下朗诵作品《当人们用眼神彼此拥抱》，为武汉抗疫鼓气；回国后，各种录音设备、条件比我在美国用手机录音要强好多倍，在这场全民抗疫的战斗中，我除了成为保护对象，尽量不给社会添乱之外，总还应该做些什么!

当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同事知道我的想法后，就开始邀我参加网上的长篇经典文学作品的录播，我曾经在“有声书”《红楼梦》中担任过贾母对白的录音，这回又和年轻演员合作，在《西游记》中当了一回王母娘娘。这以后，我参加了更多的“线上”录音录像活动：给患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录了诗歌《记忆的孩子》，给山东朗诵协会录了《普希金诗歌》，给宋庆龄基金会录了“有声阅读”的作品，还应邀参加了俄罗斯电台为纪念普希金而举办的全民朗诵节目，用汉、俄双语朗诵了普希金的著名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有一些区的基层组织邀请我和演员梁波罗等参加表彰抗疫中各条战线先进人物的大会，并在大会上用朗诵的方式讲述他们的动人事迹。从中我受到了很大震动，就像是给我补了一课!

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前，忽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郑重地告诉我：中国诗歌学会朗诵演唱专业委员会、北京市语言学会朗诵专业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朗诵专业委员会设立的“朗诵艺术贡献奖”，也就是朗诵事业的“终身成就奖”，每年授予三位八十岁以上的、至今仍在为朗诵事业做贡献的知名艺术家。今年的获奖者之中有我，并要我以视频发去“获奖感言”。

说什么呢？不平凡的2020年即将过去。世界纷乱，中国祥和，我身处充满希望、友情与关爱的环境之中，我想说的是：朗读、朗诵是以声音语言传达文字作品的一种方式。朗读者要在充分理解文字作品后，选择恰当的声音语调，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把作品传达给听众。今后，我将尽力把更多的优秀文字作品，通过朗读、朗诵奉献给广大听众!

十日谈

我的2020年

责编：刘 芳

2020年的贵州缘。

卖弄之殇

陈世旭

记不起是从哪年开始，因为憋不出小说，无聊中抓起毛笔胡乱涂鸦。不几时，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铺纸，就肆无忌惮地横涂竖抹。围观者出于客套，胡乱喝彩，我皆当真，一脸嘚瑟。直到京城一位朋友见我勇气可嘉，寄来一堆古代名家字帖，供我鉴赏研习，翻过几册，我如梦方醒，一身冷汗淋漓。从此罢笔，再不敢气壮如牛地糟蹋笔墨纸砚了。非写不可，就用钢笔给对方留句话纪念。

比“书法”更露怯的是古体诗。参观留言，题赠友人，纪念感言，喜欢“即兴”、“匆就”古体诗，或“五言”或“七言”，或“绝句”或“律诗”，出口成章，倚马可待。甚是自鸣得意。让我又一次大汗其颜的是山东济南章丘区的一位文化干部。某年他领我走访李清照故里，我见他爱好古体诗，便从手机翻出几首拙作以示同好，读后他说了一些好话，我一眼就看出他的言不由衷，便再三表示希望听到他的心里话。他沉吟良久，说：古体诗是有格律的。我马上就听懂了：我这些“古体诗”没有“格律”。之后，我再不敢当场写“古体诗”，写文章忍不住夹杂几句，就把初稿发给他，请他照格律规范斧正。这样做了几次，我意识到十分不妥，一是如此麻烦朋友没有道理，二是有欺世盗名之嫌。于是狠下决心，除非真的弄清了古体诗的子丑寅卯，再不敢没羞没臊地冒充古体诗家了。

反思类似恶习，盖出于卖弄心理作祟。

卖弄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内容很丰富，方式也很多。自己的或朋友圈的成功、财富、名气、权力、学识，乃至颜值、风情、饰品、服装、化妆、情感史……几乎无所不包；方式有前面我那种公然的、粗鲁的，也有低调的、含蓄的——网上称作“凡尔赛体”：比如拍一束鲜花照片，花束旁边似乎不经意地置一枚保时捷钥匙，发到朋友圈，加一声叹息：男友真傻，告诉他我不在乎这些的，他还是偏送保时捷不可!

至于我这种所谓“文人”，喜欢卖弄的自然是才华。

一个人炫耀什么，其实表明他正缺什么。

初中毕业就下乡务农，没有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缺乏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因为时势使然，走上写作道路。阅读面稍宽，发现鲁迅那一代作家，几乎个个同时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鲁迅倡导白话文，却有极其深厚的古文功底，文稿手迹的毛笔字，既温柔敦厚，又遒劲如同镌刻；他的古体诗，我更是读得滚瓜烂熟，无比崇拜。很自然地心向往之，却又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受不了辛苦，下不了硬功夫，结果只能是表现出自己的轻佻浅薄。虚荣限制了想象，不知道自以为的本事，在别人眼里其实一钱不值。越是张狂就越是可笑。即使人家不当面拆穿，心里是难免鄙视的。尤其是，这样的卖弄，还常常带来卖弄者自己也许没有想到的误解——就是叔本华说的那句很经典的话：炫耀自己的才华，卖弄自己的精明，只不过是旁敲侧击地嘲笑别人愚钝和无能。

卖弄是因为虚荣。虚荣的背后，是自身的迷失。

东莞茶仓

楼耀福

茶友海锋请我去东莞看茶，我不以为然：“东莞有什么茶可看？”海锋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在互联网上百度，东莞有可园为岭南四大园林之一。游名园，享受广粤美食，也很难得，就答应了邀请。

来深圳机场接我们的是黑茶收藏家成秋元。秋元店铺货架上堆满了老茶。我说：“不得了。这么多？”海锋轻声笑道：“才冰山一角呢！”我说：“是吗?秋元藏有多少茶?”他伸出一个巴掌，向我晃了晃。“五十吨?”我问。“五百吨。”他说。

我傻眼了。我说：“我要去看看。”藏有五百吨黑茶的库房究竟是怎样的宏伟气势?这种迫切，已让我忘记本想看的名胜可园。

秋元的茶仓在一幢大楼的三层和四层，1800平方米。货运电梯缓缓升至四层，电梯门开后，还有一个上锁的铁皮卷帘门。秋元用钥匙打开，整个楼层的茶香就像冲击波一样袭来，那是茶的浪涛。

成秋元1971年出生于湖南娄底，原是某集团高管。2008年，该集团想在东莞道滘建设一个华南茶叶交易中心。董事长让秋元负责这个项目。建成后，秋元任总经理。2011年，华南茶叶交易中心在他的运作管理下，风生水起，秋元对董事长说，他想辞职下海自己办公司进入茶叶行业。一开始他把目光投向普洱茶。一年折腾，他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做普洱茶的商家太多，竞争激烈，想要从中脱颖而出太难。他深思熟虑后，决定把精力放在做陈年藏茶上。他现在引领我们参观的就是他储存的陈年藏茶。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品种的多样让我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秋元告诉我，这五百吨茶，他全部经手验看过。这是因为有一年他从藏区购了一批茶，说是八十年代的。有客户从秋元那里买去拆开后却告诉是九十年代的，要倒赔账。秋元去验看，果然是九十年代的。这事让他觉得，藏区送来的茶有时往往不同年份的混放一起。要知道每一款茶具体是哪一年的、哪个厂家的产品，必须自己一一验看。这样的一遍验证分类，足足花了他三年多的时间。也正是这样的亲力亲为，让他现在成为业内公认的藏茶专家。

像老鼠落在米缸里，我在茶仓流连了许多时间。离开时已是黄昏，秋元问我第二天有什么打算。我说：“上午继续听你讲东莞茶仓的传奇和你的经历。午后去看可园。”

第二天来酒店接我们是成秋元夫人小杨。小杨热爱东莞，原因之一是东莞爱茶人多。她告诉我，仅仅因为喜欢茶的个人收藏，2018年茶界有机构统计，就有31人超过亿元的。至于在东莞建茶仓的茶企茶商更是不计其数。小杨的这些信息，我在秋元那里得到证实。从气候条件、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方面，秋元向我阐述东莞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内最大的茶仓。“东莞在广州和深圳两个大城市中间，气候条件相同，土地和物业管理的成本却远低于广州和深圳。东莞农民很富，有些村庄的农民，每家每年都可以分红得二十多万元。东莞人在广州和深圳面前认为自己是小弟，是农民，搞不了先进科技，有钱就投入茶叶储存上。他们自己喜欢喝茶，以茶养茶。在东莞，家里不藏个几十吨、一百吨老茶，是羞于开口说自己是喜欢茶的。”

下午，终于有时间去可园游览，带路的仍是小杨。可园占地不大，却设计精巧，亭台楼阁，山水桥榭，厅堂轩院一应俱全，布局高低错落，曲折回环，疏密有致，堪称岭南园林之珍品。我们在擘红小榭、草草草堂、听秋居、博溪渔隐、可堂等区域流连，秀美景致和厚重文化让我连连赞叹，深感此行不虚。这时候小杨告诉我，秋元来电话说他已联系上了“七彩云南”的茶仓，非常欢迎我们去参观。我与妻子殷慧芬商量后，决定告别可园，虽然依依不舍。

东莞大道车水马龙。小杨开着车向我们介绍，在东莞建茶仓的有本地企业和个人，有云南的普洱茶名企，也有来自香港台湾的茶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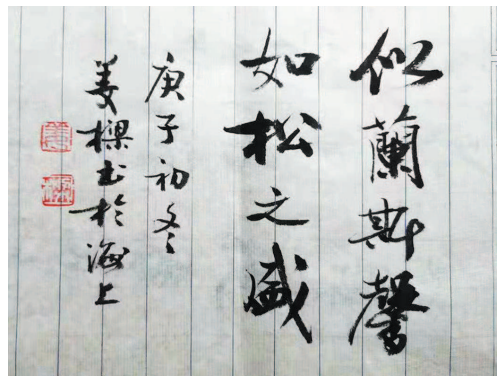
车窗外，一幢幢大楼掠过，我不由寻思，在这每幢大楼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茶仓？我曾听说在江南有“天下粮仓”之称，此刻，在东莞却让我想到“天下茶仓”这个说词。

嫦娥五号登月感赋

高 昌

月壤手中揽，掣电步云天。回眸琪露蟾影，岑寂数流年。滚滚如潮情愫，灿灿如花想象，一箭破高寒。万古晶莹色，扪梦在人间。

转杓斗，斟玉液，醉难眠。素娥漫舞，持烛补缺喜成圆。遥想银槎起落，坐看星河直上，神话以人全。遍地清光洒，更比旧时娟。



书法 姜 樑

爱吃

任溶溶

我爱吃鱿鱼

我爱吃鱿鱼，在香港，尤爱其九龙吊片。如今牙虽不好，如有鱿鱼，还真想再咬咬看。可惜吃不到炒鱿鱼和打边炉的鱿鱼了。母亲如在，她一定会给我吃鱿鱼。她知道我爱吃鱿鱼。有亲友自香港来，就带给我九龙吊片。吃到鱿鱼，多开心啊!

其实上海人也爱吃鱿鱼，过去去城隍庙，就吃涮鱿鱼，专门有一个摊头卖这鱿鱼的。

牛肉干

牛肉干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广州的牛肉干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上海的牛肉干是一小颗一小颗的。广州的牛肉干好吃，上海的牛肉干没那么好吃。吃上海牛肉干像含着一颗糖，睡时爱含一颗，慢慢嚼。广州牛肉干不能在床上吃，两样吃法。

小学毕业，从广州回到上海，广州牛肉干吃不到，只能吃上海牛肉干了。

说蛋

中国对世界美食真有很大贡献。就说蛋吧，世界各国鸡鸭鹅都下蛋，外国人把蛋当小菜吃就是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却有咸鸭蛋、皮蛋，可以存放着，慢慢吃，而且是另一种味道。实在是个好办法!这就是中国对美食的贡献。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绝无言者

陆其国

绝无言者，意谓没人敢说话。此话出自清代嘉庆皇帝颙琰之口，当时他针对的是因言获罪而被流放边地的洪亮吉。

洪亮吉，生于1746年，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他六岁丧父，家境艰难，在寡母勤俭持家时勤奋苦读。尽管刻苦如斯，学问深厚，但洪亮吉科举之途却很不顺利，直至历经三十载磨难，才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考中进士；随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驾崩后，洪亮吉被指派参加修撰《高宗实录》。这时眼看社会病灶严重，回想乾隆初年励精图治的政绩，他不胜感喟，遂请假告归。

洪亮吉性好论世事，且不加掩饰，加之洞察朝政内幕、社会弊端，尤其联想起自己三十年科举生涯的艰辛及乾隆的赏识之恩，忍不住写下数千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并为嘉庆帝治天下开方子。文中提出，应该像乾隆初年那样励精图治；并改变权臣当国的状况。目前正因为没有做到这两点，所以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同时，洪亮吉对嘉庆的批评也毫不客气，“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指出嘉庆因好睡懒觉而误了上朝。还说现今权私蒙蔽，办事效率极低，“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以致“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即使权臣如和珅已诛，但其党徒仍在，官场坏风气并未改善。

除此之外，洪亮吉还就整个朝政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军事问题、吏治问题等，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针对军事问题，他指出统兵诸臣，或蒙蔽欺妄，或丧师失律，或因循畏葸，“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对于吏治问题，洪亮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斥道，“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官员升迁全靠进贡送礼，而这些人“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以致事态严重的地方，发生官逼民反的事件。洪亮吉由是提出，以严明法纪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以宽仁扭转社会风气。结果就是这篇指陈尖锐、言辞激烈的文章，使嘉庆龙颜大怒，作者也险遭杀身之祸。嘉庆四年（1799年）颙琰发布谕旨：“洪亮吉著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行管束。”

洪亮吉发配新疆不出一年，京畿突遭大旱。嘉庆两次求雨无果，这时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了洪亮吉。随即发布上谕，说洪亮吉的上书“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惟言视朝稍晏及小人荧惑等句未免过激。令王大臣讯问，定以重辟，施恩改发伊犁”。

明明是嘉庆本人无法容忍，导致洪亮吉罹祸，但此时嘉庆却以“施恩”者自居。是不是他已然发现，自洪亮吉发配新疆后，“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之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此时嘉庆总算有所自省，“岂非因洪亮吉获咎，（大臣）钳口结舌，不敢复言”。为表明自己并非“拒谏饰非之主”，而“为可与言之君”，嘉庆不仅宣谕一干大臣遍阅洪亮吉原文，还传谕将后者释放回籍。说来也奇，嘉庆上午写毕“钦此”，下午就彤云密布，之后下了一夜雨。此时嘉庆忍不住惊呼：“天鉴中诚，捷于呼吸，可感益可畏也。”其实这不过是嘉庆借求雨，为自己处分洪亮吉不得人心找台阶下而已。

夜光杯